



近思錄

三至五

(2)

□13  
3446  
2



門 13  
號 3446  
卷 2

近思錄卷之三

致知類凡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

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而讀書之法以書之先後為序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于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春秋之甲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



周官之義  
因以具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  
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子墨子所謂  
知言是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也  
知言者天下之言無不究明其  
理而識其是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  
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  
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  
子不貴也文集下同○時中謂有時而中  
之億以意揣度也揣度而中則

非明理之致○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  
矣說見論語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  
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  
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纔不合則置  
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  
之致知之方也○伊川答橫渠先生曰所  
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  
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

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注云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織

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勢靡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

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苦思強索則易至於

鑿而不足以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欲知得與不得

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

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

未得也強揣度耳學固原於思然所貴從容厭飫而自得不可勞

心極慮而強通嘗有人言此因學道思慮心虛曰

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

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

下○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

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

於學上理會講學則理明而怪妖不足以惑之矣○學原於

思學以明理為先善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所謂日月至

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

意味氣象迥別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其視夫三

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須心  
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

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

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

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潛

聖賢氣象庶養之厚而得之○問忠信進

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忠信進德

行可以強而進知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

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觀

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

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學者當以致知為

徒規規然學堯之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

守之非固有之也固守者勉強而堅執未

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勉強行者安能

持久忠信即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

手能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

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

旋安排著便道難也

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

蓋人性本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有未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

其難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

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

真知者知之至也真

知其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遏矣其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

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此可見堯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真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

文義而已○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

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

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

當皆窮理也

二者者窮理之目當隨遇而究竟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為要

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或問格物須物物格

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

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

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

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朱子日程

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  
 理盡意向俱到不可移易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  
 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  
 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  
 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  
 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

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

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朱子曰今人務

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

累貫通之  
說為妙

〇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說見尚書

人心虛靈本然明德若於一事上思未得

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

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〇問人

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

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真知

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〇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

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

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

天下無二理

即吾心之理也因見物而反求諸身則是以物我為二致

又問致知先

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

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四端說見孟子

物而實會於吾心皆所當察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

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按上段曰積習

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入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夫觀理之煩而遽希一貫之妙或專滯於文義之末而終昧一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是道也

〇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



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濁

濁久自明快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

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溷濁致思之久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

也○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思慮泛

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

思○朱子曰若是真箇劈初頭理會得一

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次亦

不難又曰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學者

先要會疑

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

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

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茲此非難語顧

語未必信耳物異為怪神妖為怪見理未

亦未信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

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

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天

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幽明之故察

乎事物之原而妖異之所由興皆可識矣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

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逾

暮年吾道勝矣學者知有未至且堅守正論不為邪妄所奪又能進

於學而不已則怪異不必攻辯將自識破若欲委之無窮付之

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捷智為物昏交來無

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

能堅守正論內懷疑端外為邪蔽久則所惑愈深矣○子貢謂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

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已

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

說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為已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天而實非領會者可

以自省矣○義理之學亦須深沈一作方有造

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

深去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學不能推究事理

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

心麤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者是

其察理猶或有一毫之未精故所存

猶或有一毫之間斷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

亨蓋人經麻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上下

坎為習坎卦當重險而彖辭曰維心亨人之博學窮理始多齟齬積習既久自然心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有

所疑而滯於舊見則偏執固吝心中有所

新意何從而生舊疑何自而釋開即便割記不思則還塞之矣

疑義有所通隨即割

記則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

不記則思不起猶山徑之溪間不用則塞之

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矣

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按此段

問為學之方一段泉州本皆繫卷末而書

本則此段在第二十一尹問一段在三十

三今考此卷編輯之意則二段乃總論我

知不當在卷末無疑也但舊本此段不全

載心中有所開以下云云恐是後來欲添

是此數語傳者誤成重出耳又詳此段已

是專論讀書之法不當在廿一疑當時欲

移在尹問之後故并錄之耳今不敢輕改

姑從舊本而添入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

心中有所開數語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橫渠孟子說

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通而  
 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不復求之  
 於心，固執偏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所深  
 病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法，以下乃專  
 論求之於書。○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  
 者詳見卷首。○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  
 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學者要自得六經  
 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  
 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凡解文字，但  
 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易其心，自見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  
 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此之謂也。理本平直，苟以崎嶇委曲之意，觀之，乃失之。鑿詩見小雅大東篇。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  
 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  
 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聖人之道，遠近精粗，無所不備。故聖人之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母求飽，居母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楊子曰：聖人  
 盡求其深遠而過為穿鑿耶？

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欲改之  
 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其遠者雖于頁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聞也。或曰聖人之言包蓄無所不盡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乎近故曰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愚按此段本欲入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如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自不同也前說為是。  
 〇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

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〇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充實之美在已詩之美在人如此之類  
 〇問堂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豈可泥為一義

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

聖亦只是箇不已陳忠肅公確字榮中于

問謂乾乾不息此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

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

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二使若謂乾

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

盡只是理不如此學經者要當周遍精密

經苟但借其一語謂足以蓋一經之〇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

裏須是自見得朱子曰大地之化往者過

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

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

無毫髮之間斷也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

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朱子曰固是無窮須〇今人不會讀書如

見所以無窮始得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

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

對四方始是讀詩說見論語朱子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

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

能專對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

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

方是有驗同上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乃口

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太抵讀書只此

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

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讀書之法但反請已驗其實得致其○凡看文

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

作為乃有益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

可以即戎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

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教遲速淺深之殊要○凡解經不

必究其規模之略施為之方乃於已有益此致知之法也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歐

要讀綱領也○焯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

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

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要則是高書

而已之肆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須

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

行之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玩

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為實

得〇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書之

如語孟遺書下同〇朱子曰大學規模雖

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

又曰不先平六學無以契提綱領而盡論

子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〇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

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

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〇讀論

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

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



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其

猶非○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

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

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終身儘多謂

盡○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

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

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全無

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

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

會去將久自解倏然悟時○學者當以論

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

治而明矣不治而明讀書者當觀聖人所

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

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

者未至以所行言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

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

聖人之意見矣句句而求則察之密晝味

夜思則思之熟然心平心易

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

言易明也

未得以所知言

夜思則思之熟然心平心易

氣而不失於鑿有疑則闕而不強其  
通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  
○讀

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語子血極聖賢之淵源為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粗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博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

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

不足其始作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

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回

是好然若有得終不冷淡蓋吾道非如釋

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曾伯問後來

曾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人禪學去○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歌

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感化之自然

者學者於詩吟哦諷詠其情性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有感動興起之意此即曾點

浴沂詠歸之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

皆是此意遺書○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故有興起人汪洋浩大之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

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

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

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日百爾君子不知

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朱子

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

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

只平讀著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下十一字訓詁有

他或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撥他念過便教人

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

○點撥猶沾綴拈撈也意如上章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

便使人長一格價觀詩則使人興起○不

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

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

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詩見孟子詩大雅文王篇

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蓋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及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

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中庸之

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

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

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中庸子思

之道孟子者也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

言政而本之於達德達道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並舉費隱兼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離說本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

時變易以從道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爻使人

體卦爻之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或問

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常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

則潛二則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

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

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  
 至矣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其知去古雖  
 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  
 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  
 載之後俾斯文之涸晦將俾後人沿流而  
 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沿流而求源謂因易  
 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  
 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

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  
 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尊尚  
 尚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  
 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  
 也占者吉凶悔吝厲無咎之類是也辭者  
 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  
 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  
 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  
 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  
 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變推辭而可知象  
 與占皆不外乎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

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厭  
習也不止於觀而已蓋卦之象可觀而辭  
之理則無窮故必玩習其辭又之變可觀  
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占平居而  
觀象玩辭則各盡乎卦之理臨事而觀變  
玩占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變  
占皆具于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至微者  
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之源顯微無間觀  
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朱子曰  
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  
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象中有理  
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  
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眾理會處

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  
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理故善  
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文集下同○道無遠近之間然觀書者必  
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本民燮日  
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不可  
下○伊川先  
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  
衰尚覲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  
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

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

數在其中矣本注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

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張閔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大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

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

其中此學易之要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

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

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也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是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從也

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

易者所宜深識也乾下長上為太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

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

者以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為止也○諸卦二五

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

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

○大畜卦九二象傳於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當隨其時勢惟變所適道之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從也

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  
二六五可見震卦六五傳二者內卦之中  
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為  
內卦之上四為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  
之位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以陽爻居  
陽位陰爻居陰位為當位反此者為不當  
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  
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  
曰得尚于中行蓋以中為美也盡之三  
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  
三  
四皆正也而三則有三年之憂四則有終  
日之戒蓋以不中為嫌也正者天下之定  
理中者時措之宜也正者有時而失其中  
中則隨時而得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正  
○問胡先生解九

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  
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  
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  
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  
事便休了遺書下同○胡瑗字翼之號安  
定先生五為君位四近君亦可  
以為儲貳然易本無拘  
惟其所遇皆可用占  
○看易且要知時  
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  
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



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  
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  
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反復如復姤  
之類往來如  
賁無妄之類上下如咸恒之類皆陰  
陽變易之道而易之所以為易也○作  
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  
合外書下同○易無不該無不  
合者理之根極本一貫也○今時人  
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

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  
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  
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  
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學者當體此意  
使於卦象辭義  
皆的然見其不可  
易而後為得也○游定夫問伊川陰陽  
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  
底問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  
率爾請問故伊川不答而直攻其心  
欲使反已  
而致思也○伊川以易傳不問人曰只說

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窮學

者不可勉○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

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

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

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爲之制節

而後爭奪息導之播植佃漁而後生養遂示之五品教之孝悌忠信而後倫理明

者具矣故建極秉彜而人道立五氣二帝

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

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以大聖人

能一旦而盡與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

而始備者蓋聖人之所爲惟其時而已暨

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

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中庸曰

有三重焉鄭氏曰三重謂三王之禮天開

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爲天

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夏正建寅爲人統而

天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

備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做古之

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

為正道之停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  
 王之道也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  
 欲做而為之亦皆無所考證不  
 通用其私意妄為而已子丑寅建正蓋本  
 三才以更改始秦至以亥月為歲首自謂水  
 德欲以勝周忠質文更尚皆本仁義以致  
 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謂漢家自有  
 新度蓋極言世  
 變之不復近古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  
 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  
 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  
 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特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夫子因魯  
 史作春秋

寓經世之大法所以承將墜之緒下開  
 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謬參諸  
 天地而無違背驗諸鬼神之幽而無所疑  
 待乎百世之遠而無所惑蓋天地鬼神同  
 此理前聖後  
 聖同此心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  
 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  
 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  
 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聖人之辭  
 本無待於  
 贊助然游夏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一辭  
 者以見其微權奧旨非聖人不能與於此

也顏子克已復禮以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輅古之木車也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廟昭其儉也蓋適於用而辨於等故不厭其質也冕祭冠也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蓋尊首飾而嚴視事故不厭其華也韶舞舜樂蓋盡善盡美者也○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立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為據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

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與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

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  
或燧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  
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  
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  
好作惡揆度也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模  
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  
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  
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  
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之類却  
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  
為難知政  
謂此爾  
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  
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  
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

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

也聖人精義入神泛應曲當未可以一端

窺測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

而有餘心悟自得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

庶能深造微奧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

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

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

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

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

其門而入矣文集○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

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

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無道

非用用無非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王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尤為深切著明者也

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

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

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遺書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

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

也律令者立法以應事也斷例者因事以用法○學春秋亦善一

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

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

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較判別也

春秋一句為一事故是非易決又考其事迹而是非易明故於窮理為要嘗語

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

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更讀一經如下

文所論中庸春秋雖於窮理為要然又須義理通明然後能察人事得失之機識聖人裁制

之權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

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

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

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

此為中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昔於禹顏之間取中則當洪水之時

不躬乎胼胝之勞在陋巷之時不安乎簞瓢之樂皆失乎時中矣權之為

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

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也義以上則聖人之始一用未易以言盡也○春

秋傳為按經為斷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二

某如何看其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凡讀史不

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

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

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觀高祖寬大長

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偽遊雲夢則知諸侯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

〇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

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〇讀史須見

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

便是格物

機謂治忽心動於幾微者

〇元祐中客有見

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

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外書〇范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〇橫渠先生曰序卦

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猶求

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



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  
 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 ○天官  
 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  
 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  
 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周楚六官而天  
 官家宰統理邦  
 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統若非此  
 量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綜理百職今無此  
 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  
 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 釋氏錙銖天地  
 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界

之一錢則必亂矣

釋氏論性極廣大然不  
 可以理事其體用不相

涉也 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

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

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

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

者唯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

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

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人情不相遠以

已之意迎彼之志是為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為平易今以艱險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

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人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

解義則無難也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

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臆如何看○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

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

見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讀書則心

存心在則理得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  
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太原後  
書亦易記朱子曰書須成誦少間不知不  
橫在心上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已今  
人所以記不得思不主心下若在若二皆  
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  
夜裏默坐微曉他直是無地勇力做得  
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  
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  
進矣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  
學固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

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 ○六經須循環  
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  
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  
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  
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  
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  
說多鑿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旨  
舉春秋之綱領後人未及於理明  
義精而揣摩臆  
決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卷之三終

近思錄卷之四

存養類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且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問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

欲心乃純一而靜而所存者一人欲消盡故  
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  
者一天理流行故直直則大公而能周天  
下之務動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  
功用○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為要切學者  
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  
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伊川先生  
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

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

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  
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愚謂天人  
之氣流通無間至日閉關○動息節宜以  
財成輔相之道於是見矣

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

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願卦傳威儀

義著於○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

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

語飲食也願卦象傳言語不謹則○震驚

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

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卦象傳

實也七稬酒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  
祀者不失其七稬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

而不為驚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太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誠篤至王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 良卦彖傳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非屏視聽也蓋不牽於慾而無私邪之見耳朱子曰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 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

能無我無可止之道 朱子曰外既無非禮禮不見有私已之慾矣 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不交於物非絕物也亦謂中有所主不誘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是也 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無咎也 內慾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接不見其人 也人巳兩忘內外各定如是動靜之間各得其 所止何咎之有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

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從事問辨而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

約之使及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

而上達也聖賢垂訓多端求其歸則不

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

學問日進於高明矣○朱子曰孟子求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

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

之人耳之於樂日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

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

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

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李籲字端伯

義理養心本兼動靜但此答無事時如何

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

則心存于中無所○呂與叔嘗言患思慮

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

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

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

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  
 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  
 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  
 事誠存則邪自開矣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  
 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  
 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邢和叔字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  
 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

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體猶體幹全體謂全  
 王幸以為應酬之本

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說見

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齋  
 莊嚴肅儼然於容貌而已及夫執事而敬  
 主於事與人而忠推於人自始學以至成  
 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耳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

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  
 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養心莫善於持敬然不可執持太迫反成私意於道却有礙 ○明道先

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

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詩魯頌曰

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中而邪念

不作則身之所行自無差失 ○朱子曰思

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自

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持敬而無自得之意又為之不安者

但存心未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

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

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

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作意

大過勉強以為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

勞而不安也私為恭者作意以為恭而非

其公行者也非體之禮謂非升降揖遜

之儀鋪筵設几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 今

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

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

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謂矯飾作為之意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當然何不安之有

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有志問學也道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朱子曰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說見孟子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孤謂寡特而無義理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胸中無滯礙左右逢其原沛然有餘裕又何不安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心主乎敬不偏不倚即所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司馬承貞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按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下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

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

捉越不定

著意把捉則心已為之動故愈差

〇人心作王

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

所感萬端若不倣一箇王恁生奈何張天

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身上著牀便不得思

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

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

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

繫縛且中亦何形象

張戩字天祺欲強絕思慮然心無安頓處

司馬溫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曰譬如人家不自作王却請別人來

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

有惡以為之閒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

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

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

心疾

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為

氣所勝則所主者定何有紛紜

〇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

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篤於持敬無性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

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

出於養之不完固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

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

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明道先生在

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

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

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或問凡事須思而後通朱

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于心可也○伊川先生曰人

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于敬者非敬則心昏雜理有不能察

而知有不能至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

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事至當應初何為累顧心無所至不能定應反累事畢○人只有一

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之所以靈於

萬物者特以全其天理而已○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

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  
 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  
 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止者  
 當然之則如大學為人君止於仁之類人  
 之應事能止所當止則亦無思慮紛擾之  
 患矣舜誅四凶惡在四人不止於事只是  
 以自應竄應舜何預哉  
 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  
 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  
 須是止於事以上並伊川語○應事而不  
止其所當止是以一已私智

攬他事而不能使物各付物者也所謂物各  
 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他  
 不滯其迹是則役物  
 而不能為物所役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  
 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誠實懷至則人  
下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  
 意明道先生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  
時佳興與人同胸中躁擾詎識此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  
 大祭者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  
 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胖安舒  
也仲弓

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非敬謹之意然玩其氣象則必心無隱惡而廣大寬平體無怠肆而安和舒泰充其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唯在謹獨蓋隱微之中常存敬謹之意則出門使民之際乃能及此○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子曰修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脩己克而廣之則政理清明而百姓安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

上下乎感於恭敬舉無乖爭凌犯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

**明睿智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敬則心專靜而不昏

故明睿生推此敬可以事天饗帝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郊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所養厚則行有餘力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漏

者室之西北隅謂隱暗之地也隱暗之地自反無愧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人心常要活

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心常存則常活蓋隨事應

酬心常在我無將無迎故常活而不滯○明道先生曰天地

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

斷朱子曰天地亦是存箇主宰左始德地變易無窮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

不怠敬纔間斷便○毋不敬可以對越上

是不誠無物也

帝○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目之升羣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由內

達外生理條直而無私慾邪枉之累則心德全矣若以敬直內則

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文言曰敬

以直內而不日以敬直內蓋有意於以之

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

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為而無期必計較之意也○涵養吾一

存則不○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

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

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朱子曰聖人見川流

之不怠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

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嘿契乎此

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

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

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

已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也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

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

了當得天下萬物象卦六三爻辭已未幾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雖為

善事猶為逐物而動若能自立則伊川

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

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

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基址今求此心正為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為學便有歸著者可以用功〇閑邪則誠自存

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

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

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閑邪之意卽是誠也苟役心於邪妄故孟

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

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

生敬孟子言性善如孩提之愛親敬兄如

四端之發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

外鑠操之則在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

則敬自然生邪自然息敬只是主一也主

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

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

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

養此意直內是本敬者心主乎一則寂然

不動不散之東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

則知止有定不滯乎彼此常在內也常存

此心則天理自明○本注尹彥明日敬有

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

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閑邪則固

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心固一矣然

心既主一則自無私邪之念不必閑也

有以一爲難見不可

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

心便一則自是無非僻之于此意但涵

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

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

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無常人心

亦惟操之則存學者實用力而有見於斯則真得所以存心之要而不患於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矣○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

敬朱子曰周子說王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王宰程子又恐管求靜遂與

事物不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學者先務固在心

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

智有欲屏去思慮思其紛亂則須坐禪入

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

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

之不思慮絕聖者黜其聰明棄其智釋氏之

坐禪不定皆絕天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

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

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

免此謂有思慮而無

紛亂於用中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關其室○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于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大凡人心不可二

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

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

於敬又焉有此患乎主敬則自不為事物紛擾所謂敬

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

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二矣至於不

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

也主一無適者心常主乎我而無他適也蓋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面不為一所謂

敬也不欺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意此意常存所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

功於後學最是指出敬字有力敬則此心

不放事事從此做去又曰無適者只是持

守得定不馳騫走作之意耳無適即是主

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

致敬須自此入敬存于中嚴威儼恪著於外者然未有外貌弛慢而

心能敬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

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

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孳孳者疊疊不倦之意聖人為善固

無間斷然友其未接物之時但有主敬而已是即善之本也不是但嘿然無言謂其靜而有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

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

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

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

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盤曲曰箕踞時日踞箕踞乃教惰之所形見學者始須莊敬

○思慮雖多果出

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

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

然無度雖正亦邪敬存於執事莊示於等威嚴施於法制皆發於

心而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苟發不以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是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註本

云思與喜怒哀樂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

哀樂一般也。蘇明字季明張程門人也。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未

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謂之。又問呂學

士。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

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

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呂

士與叔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意於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

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

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

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未發之前

用功。但有真操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

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

得。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耳無

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得不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

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  
物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忘生言靜人說  
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  
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  
得謂之靜復者動之端也故或曰莫是  
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  
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

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  
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  
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  
物便自不出來也此段問答皆論喜怒哀  
乃轉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  
不遷也若心有所重則因重而遷物各付  
物而我無預焉則止其或曰先生於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  
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

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  
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動目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喘豈 或曰敬何以用功  
 曰莫若主一季明日躬嘗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心不專一則言動皆無實

妄發此却可著力  
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不悖至若謹言語此亦學者所可用力但不可專於言語上用 〇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二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耻  
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〇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外書下同仁者心存乎

中純乎天理者也把捉不定則此心外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外無物欲之撓則心境清○心定者其言

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而靜則言不妄發發

必審確而和緩○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病

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只

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謝顯道從明道先生

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

故曰不誠之本循學奕者一心以爲鳴鶴

將至則非誠于學奕也思慮者動于心應

事者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於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

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

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

慮所以做出夢者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問人心所繫著之

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

心亦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却無害捨

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爲之兆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却不爲



害苟無故而夢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

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

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人心操之則在我放

而不知求則任其所之以心使心非二心也體用而言之耳○持其志

無暴其氣持其志者有所守于中無暴其

氣者無所縱于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

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

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

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

便嘆其善學心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

道理方有渙洎處○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

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

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

者文集○仁猶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在內而為主也其違也暫而已

已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為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大而化之

之事非可下以勉强而至矣故曰非在我者  
 ○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  
 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五土焉者仁在  
 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  
 按前說則是已不違乎仁後說則是  
 仁不違乎已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 心  
 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  
 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  
 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  
 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 心者耳目四  
 澄肅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存心  
 於道者未熟則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

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用功  
 夫來說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  
 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  
 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人又要得  
 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哀  
 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  
 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語錄下同○剛  
 決故足以進於道柔懦  
 委靡必不能立矣 ○戲謔不惟害事  
 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  
 戲為無傷一日忽日凡人之過猶有出於

不知而為之者，至其戲則皆有之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〇正心之

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

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視

如嚴師則知所敬畏。〇定然後始有光明，而邪僻之念不作。

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良為

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

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〇此心靜定而

流水不可鑿，亦是理也。〇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

自令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

靜，見他人擾擾非于已事，而所修亦廢。由

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

可乎？艮卦彖辭：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

明之。〇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

敦厚也，無所擊闕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

以頓悟苟知之，須入於道，實體之，方知其

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孟子說○闕閉

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  
有所繫闕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周覺非仁也  
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已然後能深知其味

近思錄卷之四終

近思錄卷之五

克己類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

及推於行己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

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

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重乾相繼故九

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體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  
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剝之溺於慾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  
風雷為

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  
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朱子曰  
乾乾不怠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  
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藉故以三卦  
合而言之或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  
其字亦是莫字

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

吝則私小而可差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乎

○濂溪先生曰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  
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  
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遺文○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

周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  
通則不惑知命而御乎耳順矣○或問子  
子與周子之言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謂  
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能無  
然多而無節則為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  
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  
同然由孟子之寡慾則可以盡周子之無  
欲矣○伊川先生曰顏

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  
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也

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

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顏淵事斯語

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

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或問明知其不當視

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

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

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視箴曰

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克已復禮久而誠矣人心虛靈應感出入

無迹可執操存之要

莫先謹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

前惑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日

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聽箴

誠則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

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

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

聽人秉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於

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其覺由是所

稟之正日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

極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正也有定者得其

所當止也閑邪於外言箴曰人心之動因

所以存誠於中也言以宜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

我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  
 煩則支已肆物件出忤來違非法不道欽  
 哉訓辭躁輕肆也妄虛謬也言語之發禁其輕肆則內靜定矣禁其虛謬則內專一矣樞扉自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關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改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肆縱情也肆已者必忤物躁之致也悖乖理也悖而出動箴曰哲人知幾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  
 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

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  
 聖賢同歸文集〇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為於外〇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於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所為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次俄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特不失誠於思也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〇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

而復也陽性為剝陽來為復復卦乃善之返初交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人有所失而後有所復既有失則不能無顏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有過而知之故改之速不待其形顯故無悔也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

不知既知未嘗不速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不待勉强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過乎則是聖人之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顏子未能及是故不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而即改○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



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陽

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進之極動則為過惟可用之以自伐其邑伐邑內自治也以是自治則守道固而遷善速雖過於嚴厲言且無咎雖自治

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所以真正之道為可

吝也剛進之極有乖吝中和終為疵吝○損者損過而就中

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

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

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

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

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

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

天理而已損卦彖傳天下之事其本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

不可廢者其末流則末勝本華勝質人欲勝天理其害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為用亦惟損過以就中損浮末而

就本實損人欲以復天理耳○夫九五曰

苒陸夬夬中行無咎象曰中行無咎中未

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

道而克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  
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  
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  
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  
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配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九五中正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僅可無咎然心有所比不能無欲其於中行之道未得為光大聖人發此示人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繫累乃能盡中正之道克實而有光輝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卦彖傳允下

坎上為節允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

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

如蓄節於用慎節於行是也九二以剛居柔任節卦是

為不正之節也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中正之節也節於用而為吝蓄則於用有不足節於行而為柔儒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九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不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

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

經說〇克

故害伐驕矜忿怒恨欲貪慾四者皆生於人心之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有於中而能力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私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  
〇朱子曰克己為仁者從根源上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未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

〇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

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人賢

遺書目下同〇義

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 〇或謂人莫不知和

柔寬緩然臨事則及至於暴厲曰只是志

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以立志為本而後氣質可變化

〇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客客故無浩然之

氣

客則為私意小智所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〇治怒為難治

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已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

作矣物理既明則非  
 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〇堯夫解他山之石  
 可以攻至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  
 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鹿礪底物方  
 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  
 則修省長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  
 道理出來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解詩  
 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為  
 小人所侵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  
 人者必嚴動心而不敢苟安忍性而不敢  
 輕發增益其所不能預防其所未  
 至如此則德日進而理日明矣  
 〇日畏

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  
 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  
 有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教以室中率置  
 小大物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已之  
 功類當  
 〇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  
 如如是  
 怨已豈可任職分是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已  
 是捨己職分而憂人之  
 憂者  
 〇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  
 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  
 也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  
 若聖人分上則不如也  
 〇九德最好

卑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  
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彊而義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  
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  
不專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  
徒事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剛擾  
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  
於訶簡大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  
簡不至於疎剛者或傷於果斷今舉實而  
篤厚則剛不至於虛彊力者或徇血氣之  
勇今有勇而義則彊不至於暴蓋游氣紛  
擾有萬不齊其生人也有氣稟之拘自非  
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渾然天理無所  
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  
惟能就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  
于正則偏者可至矣是知問學之道在唐

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

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食飲衣服各

是天賦之職分也有一毫私 ○獵自謂今

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

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

見果知未也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

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子用功之深

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  
加察在學者警省有克治 ○伊川先生曰太

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

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已之欲惟能克已然後合天理之公○罪已

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有過自責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失長留愧沮應酬之間反為繫累○所欲

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一念外馳所向既差即是

欲也○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注

告之以有過則喜○聞過而喜則好善也誠改過也速下路以兼人之勇而用之於

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人語言緊急既乎是足為百世師矣

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

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

有功○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

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

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

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

得因何不遷怒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

皆可能然以身驗其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明喜怒哀各因乎

物舉無一毫之私意者始末易勉強而能也○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

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有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己耶譬如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

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

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

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怒氣易發而難

制世固有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他人者已不易得况夫物各付物而喜怒不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耶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

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

之心如止水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

止水無有一○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毫作死作惡

所謂開自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

之序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

作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身

自然安舒俯仰無所愧作自然悅樂少有

間斷則自視歎然矣○朱子曰此數語極

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護○聖人責

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聖人所謂厚

於責人者非若後世欲為長厚之意蓋有

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及其感之

之道則是薄於本而

厚望於末無是理也○謝子與伊川別一

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

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

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

友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

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按胡文定公

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

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

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

去房裏喫為甚恁地愚謂充謝子為已之



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動其心矣 ○思叔詬言僕夫伊川

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朱子曰動心忍性謂鍊動

其心堅忍心其性死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說見孟子 ○見賢便思

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

不在已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即思自勉則誰不可及及見人不善唯當自省亦無非及

已之地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

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

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

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止蒙下同

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飲食臭味之需而

營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攻取

之性即氣質之性屬厭猶飲足也君子知

德之本故用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

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無

以口腹之害為心害母以小害大賤害貴

也 ○緘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

善必粗矣成性者全其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不善

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

行不著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

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未之察所  
行者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  
不仁而莫之覺矣 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  
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  
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  
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責已者當知  
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  
學之至也 處世有乖違豈在人人者皆非在  
我者皆是以此存心則惟務盡  
已而不必  
於人矣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

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  
益但樂於舊習耳 舊習未除志不勝  
氣則心慮紛雜 占人  
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  
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  
來 橫渠論語說○朋友有講習責善之益  
琴瑟有調適情性之用簡編有前言往  
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放  
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  
多故有朋自遠  
方來所以樂也 ○矯輕警惰 語錄下同○  
輕則浮躁惰  
則弛慢二者為學之大患然輕者必惰雖  
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退速輕與惰

之謂也。○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仁者天理之公利欲，者人心之私故背馳。○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處暴也。

其為人處暴，必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深造。于道子張氣貌高，而無收斂，誠實之意，故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蓋曰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于目，故目視高下而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致忽慢矣。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

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苟於求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為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闕黨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輕傲而不循禮故夫子以為非能求益者但欲速成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為先則謙虛恭謹有以為進學之地詩

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大詩雅抑篇溫恭和恭敬為德之本○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

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  
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後世小學既廢  
父母愛踰於禮  
次心之驕惰而莫為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  
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  
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  
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錄卷之五終

